

康·西蒙诺夫 著



洛帕京日记摘抄

45

3

你我不会再见面……

洛帕京日记摘抄

· 3 ·

你我不会再见面……

[苏]康·西蒙诺夫著

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苏文学研究室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К. Симонов
МЫ НЕ УВИДИМСЯ С ТОБОЙ...
(Из записок Лопатина)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年版译出

洛帕京日记摘抄

• 8 •

你我不会再见……

[苏]康·西蒙诺夫著

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苏文学研究室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195,000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4,500 册

书号：10188·537 定价：0.64 元

内 容 提 要

《你我不会再见面……》是苏联作家康·西蒙诺夫所著系列小说《洛帕京日记摘抄》中的最后一部。

这部内容记述一九四四年春夏间苏军已抵达国境，正在向东普鲁士进军。《红星报》记者洛帕京在后方伤愈后，又奉命接替前任，去前线采访。这时他所关心的人物：将军叶菲莫夫、团长维利霍夫和女儿尼娜等无不深信胜利在望，争赴前线参战。但因战争仍在继续，他们的未来命运如何，总使人们时刻担忧着。尽管如此，贯穿全书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鼓舞着他们积极行动。

《洛帕京日记摘抄》的前两部《四步》和《离开战场的二十天》已由我社出版。

当女儿来到季米里亚杰夫卡军医院看望洛帕京时，他的危险期早已过去了。其实他的最危险时刻是在舍佩托夫卡附近的集团军医院里，那是在他受伤后的头两个星期内。当大家把他转到莫斯科来时，他已经完全无生命之虞了。

是古尔斯基把女儿带到季米里亚杰夫卡的一间军官病房来的。他通常隔两天才从编辑部溜到这里来呆上片刻，尽管他十分乐意这样做，还往往不能如愿，所以洛帕京今天看到他连续两天来访，就感到奇怪了。

“你们是怎么啦？是向编辑宣布罢工了吗？”洛帕京问道，他看到古尔斯基穿一身他喜爱的棕黄色时髦服装，外罩蓝色编辑工作服，肩头上搭着件白罩衫。

“你感—感觉怎么样？”古尔斯基依然站在门旁边问道，“为—为什么你今天躺着，不起来走动走动？”

“因为昨天医生们又对我的胸膜不满意了。治疗医生也好言相劝，让我一直躺到医师鉴定委员会作出决定为止，否

则是不让我出院的。”

“既然如此，从远方来一来的一位女性不至于影响你虚弱的身体吧？”

“莫非她终于到莫斯科来了？难道他把她拖到这里来了？”洛帕京想到了已离异的妻子，就说他的身体现在能经受住任何考验。

“不过我带来的根本不是你想到的那位，”古尔斯基微微一笑，打开了一点门缝，转身朝走廊里喊道：“他完一完全正常，进来吧！”

走进病房来的是他的女儿。她现在身材颀长，肩膀宽阔的，已经令人不敢认了，只有那张孩子气的脸还象从前的样子，此外再无一处相似。她一步跨进门来，停了一刹那，然后迈开长腿一下子跳过来，突然站住，伸开双臂搂住了父亲，她不是抱住他的肩，而是从后面的枕头底下伸过手去，小心地拥抱他。洛帕京感觉到了她的这种细心做法，想到女儿在鄂木斯克的军医院里作夜班护士已经一年多了，所以把手伸到枕下拥抱他，又生怕偎依太近，只用双唇触吻他的面颊。

“不要害怕，你自己可不能哭啊！”他说道，一面紧紧地搂着女儿的双肩，满意地感到自己差不多已经恢复了健康，两只胳膊还象她从小记得的那样有力。

“我不会哭的，”她高兴地说，从父亲的拥抱中抽出身来，用母亲那样的一双绿色大眼睛打量着他。她面带稚气，但毕竟已不是两年前在哈尔科夫附近送他出发时那样的孩

子面孔了。脸盘比过去宽了些，两边的颧骨突出来，双唇也变得宽了——已经不再是孩子的，而是成年妇女的嘴唇了。

“长大了，完全是个大姑娘了！”洛帕京想着。

女儿继续端详着他，眨巴了几下眼睛，但没有哭出来。

“不是女—女儿，是一块打火石！”古尔斯基在病床另一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说，“你知—知道吗？我这个老脸皮的~~眼镜~~都被热泪蒸模糊了，可她却没—没有哭。”

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起来，——谁知他是开玩笑还是说真话，你总是猜不透他。

“我可是从来都不哭的，”尼娜以挑衅的口吻说。接着又不好意思地补充说：“我再也没有哭过。”大概她想起了四二年，她就是当着这个古尔斯基的面，趴在父亲的军大衣上嚎啕大哭起来的，所以现在对他说，她从来都没哭过。

“大体上接近事实，”洛帕京说，一边望着不知怎么突然从鄂木斯克来到这里的~~女儿~~的那双绿色大眼睛，想起她母亲那轻弹的泪水。

“谁带你来的？”

洛帕京把枕头拉高一些，垫在背后，在床上半靠着。

“是鲍里斯·亚历山大洛维奇带我到这里来的，”尼娜说着，把身子转向古尔斯基。

“不是鲍里斯·亚历山大洛维奇，是鲍里亚叔叔。这一点我和你两年前说好的，不太久，难道你就忘了？”

她微笑了一下。洛帕京也微微一笑，想到一个十七岁

的人要记忆起十五岁时的事情，就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我——我把她带到这里来的，把她叫到莫斯科来的是我——我们的编辑，”古尔斯基说。“一小时以前，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古——古尔斯基，洛帕京的女儿今天要乘某趟火车来。是我叫她来的，他们已经打发她上车了，可是我把写有这趟车次的纸丢一丢了。你去找到她，把她带到洛帕京那里去。在做这件事时可要记住，晚上八点钟以前要拿出社——社论来。’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离开他那里，门卫就打——打电话给我，说楼下有位小姐在等我。因为我绝对不许小——小姐们进编辑部的门，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你——你的女儿，她竟有本事自己找到了编辑部。”

“就连军医院我也能自己找到，”尼娜说。

“这我就不让你——你干了。好吧，她现在就在你面前，你们谈谈，我到走廊里抽——抽支烟。这也有助于我构思一下社——社论。这样的事情编辑是从不会忘记的，这不是写着火车——车次的纸片。”

古尔斯基环顾了一下病室，看看洛帕京左面病床上用被子蒙着头睡觉的那一位，又看看右面穿着病号服坐在床上、饶有兴味地听他们谈话的那一位。

“少校，行个方便吧。如果你会抽——抽烟的话，我们一起去过过烟瘾，我——我有‘卡兹别克’香烟。”

“我会抽烟，但还是大尉。”右面的一位说，从床上下来了。

“那么你会当上少校的！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不可把人家的军衔错误地说一说低了。”

他们走出去了。

“战争三年来，这一回总算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了，”洛帕京向睡觉的左邻那边点头说，“一个人服用三个人的铁剂，而神经竟毫不受影响。那末说这是可绝对平安无事了。”

“我自己在值班时，也曾对一些人的睡眠状况感到吃惊。有些人根本不能睡，有些人睡个没完，”尼娜说。

“我尽管感到疼痛，起先也老是睡觉，大夫们解释说，这是失血过多的缘故。”

“这个我知道。是怎样疼呢？为什么疼？”

“为什么疼？因为疼就疼呗。”

他想开个玩笑敷衍过去，但女儿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爸爸，和我说话，请不要象和妈妈说话那样！如果你自己不讲，我可以去问治疗大夫。把一切都从头告诉我吧。”

她那股过分认真的劲儿几乎令他发笑。

“好吧，从头就从头！为了避免重复，告诉我，你是否向谁打听过些什么？”

“我没有向任何人了解情况，我一下车就奔这里来了，”她嗔怪地说。

“古尔斯基没说？”他克制住想抚摸一下她头发的愿望，问道。

“你那像古尔斯基尽开玩笑：‘你马上就能看到你的好汉老一老子了。他完一完全正一正常，他会把一切情况都

亲自向你报一报告的。’”她生气地模仿着古尔斯基的样子，又忍不住为自己模仿得逼真而笑了起来。“我只记住了你的电报全文：‘子弹穿胸，转莫斯科，已无危险，勿信传言。父。’对吗？”她一口气背出了电报全文，问道。

“对。你要注意，我把你当成大人，把电报直接发给你，不发给你的姑母。”

“这样做是对的。好在我收到电报时她不在家。后来我花了两天时间，让她有个准备。”

“她支持不住了吗？厉害吗？”洛帕京惴惴不安地问。他记得自己姐姐性格上的主要特点，但没有想到要让她对什么作准备。

“你在想什么？”尼娜象大人一样凄楚地说，“当然，她支持不住了。你知道现在教师的境况吗？”

“我能想象得到。”

“她当班主任的那个班级有半数以上的学生失去了父亲。她在这所学校任教快二十六年了，总是在数着她过去的学生有几个被打死了。人家对她谈起的那些人，她差不多都认识。不久前，她一回到家就哭起来了。因为有个维克多·波德别利斯基被打死了，今年四十五岁，曾经留过级，是革命以后姑母培养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位维克多已经有几个孙子了。后来她不哭了，说：‘现在我一百岁了。’我说：‘阿尼娅姑母，您怎么一百岁了呢？’她说：‘打这以后，我就是一百岁了，我不想活了。我活下去，是因为需要，可不是我愿意活下去。’还有安德烈·伊里奇……”尼娜叹了口气。

不再说了。

“安德烈·伊里奇怎么样？”洛帕京问。

安德烈·伊里奇是他的姐夫。

“据我看，他正无声无息地走向死亡，”尼娜说，“但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从我到那里，他一直生病。而阿尼娅姑母，你知道，今年突然……”她在考虑如何更好地向父亲说明这“突然”的原因，而他反正也不会相信，现在的姐姐已和过去他所熟悉的那个姐姐前后判若两人了。

女儿沉默起来，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于是他就向女儿讲他出事的经过，这时他记起古尔斯基还在走廊里抽烟等待着。

他这次出事是相当愚蠢的，虽然这在今年春天并不少见。在围攻塔尔诺波利时，他用电报发出了两篇通讯报道。占领该城之后，他应召回编辑部，把第三篇文章的草稿装入军用挂包，他就动身回莫斯科了。他所干的事之所以蠢，是因为他担心突然遇到匪徒，不敢冒险在天将黑时和其他记者一起由塔尔诺波利近郊去方面军司令部，而是拖到了次日清晨。其他记者头一天夜里顺利通过，他在大白天却遭到了森林中的射击。派给洛帕京开车去方面军司令部的是个不认识的司机，他本应驾车继续前进，可他却跳出“维利斯”吉普车，钻进了排水沟。洛帕京还没有来得及把住方向盘开车，就胸部中弹了。如果不是后面驶来一辆载着一队战士的“史蒂倍克”汽车的话，他可能就这样了此一生了。战士们用冲锋枪向树林射击。看来匪徒人数不多，悄悄溜

掉了。司机从排水沟里爬了出来，队里凑巧有位卫生教导员，给洛帕京包扎了胸部伤口。车行三公里，一个绘有红十字的路标示意左方有一所医院，二十分钟以后洛帕京就上了手术台。

“虽然负伤，可总算幸运，”他归结说，“子弹穿过胸部，除失血外，没有其他影响。过了两个星期，就转到莫斯科来了。这就无须多说，尤其对你这个学医的人。由于莫斯科有些人爱饶舌，总是把事情说得可怕些，爱从心脏算来算去：再往左或是再往右一公分，那就完了！为防万一，我拍了一封电报给你。”

“为什么后来你感觉疼痛呢？”尼娜问道，“是不是气胸？”

“你瞧，多机灵！现在已经不疼了。原来感觉疼痛，因为有胸膜炎。后来又不知在哪里着了凉，大概是往这里转时在飞机上，——咳嗽了，可到现在还不许我咳。也不许抽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许’抽。真想抽啊！”

“当然不能抽喽！”女儿象抚摸小孩似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

“你谈谈阿尼娅姑母的情况吧，”洛帕京说，他又想起了姐姐。“我不相信，在让她知道我受伤以前，还要让她作些准备。她的禀性不是那么脆弱。”

“你不信就不信吧。可是，我知道该怎么办。她整天在学校强忍着，在家当着安德烈·伊里奇的面也不露声色，但在我面前就忍不住了。总不能在任何人面前都流露出悲痛

吧？她让我带一封信给你，信中关于她自己的情况只字未提，只写了我的事，让你不要把我留在莫斯科。因为这对我没有好处，特别是如果你再去前线，而妈妈在这期间要回来，我又不是你们的小皮球等等。”

“你看过信了？”洛帕京问。

“她自己交给我的，她说：‘把信封上不象话，可也不打算考验你，拿去看一看吧。’我也根本不想留在莫斯科。”

她从随身带来的旧书包里掏出信来，交给了父亲。他接过来，把它压在凳子上的眼镜盒下面。

“过一会儿再看。你不想留在莫斯科，那么打算做什么呢？”

“在你这里呆几天，就回去。等学校毕业后，我就到白天上学的护士训练班去学习，然后在我们鄂木斯克的军医院里再工作两、三个月，那里已经答应接受我。当上一个真正的外科护士，再去参军，怎么样？”

“不错，”洛帕京说着，约摸估计了一下时间：再过一个月学校毕业，然后上护士训练班，再在军医院实习……就是说，要到明年——四五年初……“这么说只有加快事情的进程了。”

“什么事？”她疑惑不解。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战时人们都在做这件事。为的是使你们这一辈人不去打仗，尽管你们都愿意打仗。要使你们都赶不上参战。你不要觉得奇怪。不仅你们有荒唐可笑的理想，做父母的也可能有。你们有你们的理想，而我们

有另外的理想。没有收到母亲的信吗？”

“近来没有，”尼娜说。她不想和父亲谈论母亲，“你是不是反对我护士训练班毕业后上前线呢？我真没想到你这样。”

“大概不会反对，”洛帕京说，“只是我还不习惯于这种想法。两年不见，原来是个小孩子，现在长成大人了。我不知所措了。”

“是呀，你是有些不知所措。”

“你们两个是谁不知所措呀？”古尔斯基走进病房时问道。

“爸爸，”尼娜说。

“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不知所——措的。分别时还是个瘦巴巴的小不点儿，一个鼻子和两条小辫子，可现在光两条腿就有一——一米半。别脸红，小——小傻瓜，腿长点是好事，只要不给头脑加重负担。得了，不谈你的外表了。你看看我，一辈子都要记——记住，外表是无足轻重的事情。现在你们听我说，”他自嘲了一下，毕竟还是说出了这句为洛帕京听熟的话来。这句话意味着，古尔斯基已为自己和别人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她的计划在路——路上已经对我说了一遍，看来还没有对你说过——如果她走之前你还出不了院，她就住在军医院里作一名临时护士。我的计划是这样：原则上赞成她的计划，但要作若干修正。因为她从西伯利——利亚来，脏得象头小猎似的，需要洗个澡，我马上让她坐上‘埃姆卡’，车上还放着她的那些——早先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零星什物。我把她带到我家去，

我妈妈别尔塔·鲍里索芙娜会拿我们家所有的东西给她吃，会提供我们家的一切条件让她洗澡，会让她睡在两把沙发和一张椅一椅子上。小一小姑娘，一辈子都要记住，不要阻止口一口吃的人说话，他们会因此生一生病，并最终死去的。明天早晨编辑一醒一醒来，我就去向他说明你的愿望，他会打电话给军医院院长。他不帮忙，谁也不能把你留一留下。我们的编辑是将军，而将军都是有说服才一才能的。不要对我提出异议，这没有什么使人为难的，你是要求当护士，又不是要求当歌舞团的主一主角！你父亲留在这里，明天早晨以前他会考虑，以后让你干一干什么。你到我那里去，明早以前你在我家就是吃饭、洗澡和睡觉，有空还可以使我妈妈别尔塔·鲍一鲍里索芙娜的病态好奇心得到满足。除了妈妈，我能使任何人的好奇心都得到满足。我们看看你是否能完成这个任一任务。好了，怎么样？”他转向洛帕京。

“你总是比大家都聪明。”

“谢谢，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我们要走了，因为我没有时间了，社论毕竟是社一社论。”

古尔斯基走进门时，尼娜就站起身来。这时她贴近父亲坐在床上，吻了吻他，轻声问道：

“你同意吗？这样做好吗？”

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点了点头。

“我们走一走吧，”古尔斯基拉起尼娜的手，向房门走去，但又停了下来。“她母亲给你写的信邮一邮到了编辑部，

我本想回头悄悄地递给你，不让你女儿知道，但最后我感到惭一惭愧，这样做对她不是同志态一态度。”他放开尼娜的手，走近洛帕京，把克谢尼娅的信递给他。根据信封的厚度猜测，信大概挺长。洛帕京望望女儿，他感到她也注意到了信封的厚度。

“她大概写的是换房子的事。三个月以前，她给我写信就说到这件事，她要我做你的工作。”

从女儿的口气里，可以感觉到孩子们不应有的那种冷漠。

“我们走一走吧，”古尔斯基又拉起她的手，带她走出了病房。

2

洛帕京将克谢尼娅的信也搁在放着姐姐来信的那张凳子上，闭上眼睛，回想起女儿七岁时，他和克谢尼娅第一次送她去上学的情景。那时候她的两条腿就很长，洛帕京逗她，叫她长颈鹿，但她并不生气，她喜欢长颈鹿，因为它跑得快。后来她长成一个身材不匀称的大孩子，没有一个地方称母亲的心。

“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克谢尼娅经常说，“当我痛苦的时候，就光想有一个漂亮的孩子，可是她却越长越象你了。”

她分娩时很顺利，刚到助产院，孩子就生下来了。但她

一想到分娩时，就总是再三说“痛苦”。她喜欢这个字眼，而女儿长得象洛帕京，她却不喜欢。因为从一开始她就有不同的想法：最好尼娜能长得象她，人人注目。

可是现在尼娜长得不象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忽然间又出现了这两条长腿，不过不是以前那象马驹腿似的细腿，而是两条挺拔有力的、象赛跑选手的腿。她长得不象母亲那样双肩微削，体态娇懒，而是体格健壮，动作阔大，脸盘恰似拿她父母二人的脸拼凑起来似的。

洛帕京微微笑了一下。他和克谢尼娅家庭生活中的怪现象，他们相互关系的不协调，仿佛故意嘲弄人似地刻印在女儿的脸上：一对克谢尼娅的漂亮眼睛，两眼之间是洛帕京的鼻子。是啊，一个女孩子长这么个鼻子是不幸的，最好鼻子上不要再架一副眼镜，没有这点遗传性还过得去。他在信中已经问过她一次：眼睛没坏吧？回答说是很好的。但趁她来军医院的机会，也许还是让她找眼科大夫看看？

那时他和克谢尼娅一人拉着女儿一只手，送她去上学。克谢尼娅烦闷起来时，往往爱回忆这一天，说这是他们家庭生活中最后一个幸福日子。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这话的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后来并非没有幸福的日子，不然他们不可能又在一起生活了七年。但从克谢尼娅所指的理想的意义上来说，幸福的日子在此以前早就没有了。在她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一幅动人的画面：爸爸和妈妈，一个拉着女儿的左手，一个拉着女儿